搜索引擎的假新闻治理探究

崔芯苑 胡怡荃 付 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假新闻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热点议题。在既有的假新闻治理研究中，学者多关注社交平台的主体力量，而忽略了搜索引擎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搜索引擎的排名机制对假新闻的传播具有较大推动力。国外搜索引擎自2016年后加大了对假新闻的治理力度，包括优化技术，提升搜索结果质量，建立协同合作的事实核查网络，以及推行重点人群的媒介素养项目。反观我国，假新闻的治理和辟谣主要是依靠少数主流媒体平台和政府部门，搜索引擎的投入力度较小。从长远来看，除可以借鉴国外的治理措施外，构建信任才是搜索引擎平台治理假新闻并获得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新闻传播；平台；搜索引擎；假新闻；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8-022-04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8.004
本文著录格式：崔芯苑，胡怡荃，付玉．搜索引擎的假新闻治理探究[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8）：22-25.

假新闻一词成为全球性热议的显性概念是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后。美国大选期间产生了大量政治类虚假新闻，这类信息在网络平台的肆意蔓延降低了美国公众对媒体、政府的信任度。2017年“假新闻”（fake news）成为谷歌搜索引擎最热门的词条之一，民调显示，45%的民众将假新闻治理归因到美国政府和公职人员，42%的受众认为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应该负主要责任。[1] 假新闻治理由此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热议话题，然而，在学者大量关注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传播与治理时，[2-3] 却忽略了搜索引擎在假新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深入理清、理解当前搜索引擎的假新闻治理实践。

1. 搜索引擎与假新闻的成因

搜索引擎不仅仅是一个平台，它框定、塑造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正是基于此，搜索引擎在假新闻的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搜索引擎中，假新闻的产生主要可以归于以下方面。

第一，搜索引擎的免费排名机制。对不通过广告推广的网站来说，搜索引擎一般都有自己的排名规则与算法机制，这些机制对不同的指标赋予权重。一般来说，一个网站的点击量、网站停留时间、被第三方链接推荐次数等都能成为靠前推荐的重要标准。以点击量来说，如果一个链接被点击，搜索引擎算法会赋予该链接与搜索查询一定的相关性，当这个链接被其他人点击了足够多的次数，其相关指数就会上升，同时在搜索引擎排名中也会上升。这种积极的反馈循环整体上来说，是可以推进搜索结果的优化。然而，问题是如果一个含有虚假新闻的链接被不断点击、提供给受众，那么最终将会使假新闻被误认为真相的可能性增加，并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新闻本身的特性而言，耸人听闻、冲突性、争议性信息更容易吸引受众，这也增加了假新闻传播速度快于真实新闻的风险。

第二，搜索引擎的广告排名机制。一般而言，国内外搜索引擎为了增加收入，都设有广告排名机制。搜索引擎通过实时竞价方式，将跟踪用户行为产生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商，这样广告推广费就能帮助该网站在搜索结果中位于前列。不同的搜索引擎有不同的竞价规则，这需要网络公司设置规则并进行人工把关。然而，企业的商业逻辑终究要在公司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抉择，过于偏向前者，则容易掺杂低质量、虚假性的文字或视频链接。2016年魏则西事件将国内搜索引擎的竞价搜索规则引入舆论中心，也从侧面反映了虚假信息在此规则下的蔓延。

第三，用户自生成与垃圾索引。垃圾索引是一种违反搜索引擎规则的做法。在网站上制作、排版内容对具备一定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来说相对容易。而在网络平台创建优质内容，比如定期更新、信源准确、可读性强、资料收集等往往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垃圾索引者则可以绕开这一成本障碍。他们通过一个核心内容，使用特殊软件生产相似但不同的内容，同时不改变网页链接，这就将类似的合法内容迅速生成成千上万的虚假网页，并跨过搜索引擎的检测。这些假新闻背后有着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从而使搜索路径陷阱重重。例如许多假网站利用与主流媒体相似的网址或网站形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知行合一：传媒类专业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 YBJG202153）的资助成果。

标识来混淆视听，如 Abcnews.com.co，其形象标识与真实的 ABC 新闻网站十分相似，国内如百度推荐中也有许多以新闻之名夹杂广告的假新闻内容。

大数据时代，算法推送新闻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一方面使公众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但另一方面容易通过“过滤气泡”，让用户很少看到一己之见，造成“信息孤岛”。如果用户某次无意间点击了假新闻，下次浏览时再收到此类新闻推送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2. 国外搜索引擎假新闻治理的实践

2.1 以技术为主导进行算法治理

多数情况下，网民并非假新闻的直接制作者，更多是扮演传播者的角色。既然技术可以助推假新闻，那么相应的也可以阻止假新闻。在利用技术进行治理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对原有的算法机制进行改进；第二是利用 AI 等新型技术自动识别假新闻。

平台对推荐算法进行了修正，比如谷歌、必应等对低信源信息进行降权。谷歌使用了其独特的“网页排名”算法，重新定义搜索引擎结果的推荐规则。新的搜索结果排序重点在三个方面赋予了权重：资讯与查询事项的“相关性”、内容来源的“权威性”和资讯的“新鲜度”，对误导性、虚假在线文章排名降级。与此同时，人工团队在全球招募了超过 1 万多名志愿者，依照厚达 160 多页的准则，客观评估了 Google 演算法推算出的搜索结果，以衡量内容来源的权威性。[4]2020 年，COVID–19 大流行使假新闻的危险更加凸显。为了应对，谷歌宣布投资 650 万美元用于资助全球事实核查人员，以专注于检测新型冠状病毒错误信息。谷歌的 YouTube 还引入了特殊政策来处理所有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相矛盾的内容。此外，为了应对健康错误信息（COVID–19），微软（必应）在全球 53 个市场创建了 COVID–19 信息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编辑团队。

AI 技术在假新闻识别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 年以来，谷歌使用 AI 算法清理了机器造假。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新闻的语法结构、标点符号、词汇选择等特点，开发了一种基于语言算法的识别假新闻的自动化系统，检测假新闻的准确率高达 76%。该算法可以帮助搜索引擎等平台有效地过滤假新闻，谷歌等搜索引擎也与其有相关合作。同时，谷歌还在其浏览器 Google Chrome 中设置扩展程序，自动进行安全、待核查和不安全等新闻分级。

尽管当前利用算法及其他智能技术打击假新闻处在摸索阶段，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新闻，很难对一些断章取义、无法核实的宣传和声明等虚假内容进行精准鉴别，但无论如何，技术的快捷和敏锐特性至少可以减缓假新闻的传播速度。

2.2 多方合作，建立事实核查机制

事实核查是假新闻治理的有效方式，事实核查既包括谷歌内部的新闻核查工具，同时也包括与第三方的合作。

在内部运作上，谷歌在其搜索页面新增新闻真实性检查工具，当用户进行新闻相关的搜索时，会在搜索结果下显示 PolitiFact 或 Snopes 的真实性检查选项。Snope 和 PolitiFact 属于专门进行假新闻识别的网络数据库，通过这种跨平台的内容交换与验证机制，可以对新闻事实进行核查，判断热点新闻是否具有真实性。

除一般用户外，谷歌也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信息核查的针对性服务。在 2015 年推出的谷歌新闻实验室的“报道”模块，提供了包括我的谷歌地图（用户可以创建个性化的交互地图）、Youtube、谷歌地球专业版、谷歌媒体工具警报（新闻记者可以在地图上实时了解突发事件以及一些报道的进展）、引用许可（和论文的引用相似，可以保护一些报道的版权）。谷歌地图可以帮助媒体从业者通过分析搜索出来的信息以及其地理方位，从而对信息有效地核实判断。“反向图片搜索”（Reverse Image Search）这个功能可以帮助检验图片是否为原创，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一工具找到图片和视频的来源。这一板块将这些工具打包，尽可能给新闻从业者提供更多的新闻背景信息，从而帮助记者更好地判断所检索出来的信息真伪。

在第三方合作上，谷歌与包括斯诺普网站、政治纪实在内的 115 个国际专业组织合作，在用户的搜索页面推出专用的事实核查标签，以向用户呈现新闻核实的依据。谷歌新闻实验室联合尼曼新闻实验室、皮尤调查中心、脸书、推特、基金会等组织创立了非盈利性网络联盟组织“初稿新闻网”（First Draft News），在平台上聚集媒体、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自由媒体等在内的相关方。2016 年，“初稿新闻网”与全球近百家的新闻机构与新闻学院建立了“网上实践社区”，主要针对选举中的虚假信息进行探究与研讨。2017 年，“初稿新闻网”与新闻网站 ProPublica 合作，针对法国选举推出了“多方核实”项目，通过多方机构合作来监控法国总统大选前 10 周内网上流传的虚假、误导性言论。2020 年谷歌向世界各地的事实核查人员和非盈利组织提供 650 万美元资金，帮助重点打击新冠肺炎相关的假新闻，这其中包括“初稿新闻网”、巴西的协作验证项目 Comprava、欧洲的 Full Fact 与 Maldita.es 核查组织、德国的 Corrective 组织、西班牙语核查组织 Latamchequea 等。[5]

综上所述，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公司，大都利

用其影响力和网络关系组织多家媒体机构建立核查联盟来开展事实核查项目，这种方式将全国范围内的事实核查机构力量整合起来，更有利于推进假新闻的治理。

2.3 开展媒介素养培训项目，提升公众信息识别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在西方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从最初强调赋权学生到如今赋权民众，其群体覆盖面越来越广，并被视为构建包容性社会的有效工具。[6] 媒介素养的推动者包括政府和企业、NGO、学校等组织，假新闻的盛行更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共同提升社会整体的信息识别能力。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每年会为不同类别的人群提供不同的项目。

首先是记者的专业培训。2018 年 3 月，谷歌启动了一项名为“Google News Initiative（谷歌新闻倡议）”的项目，新闻机构可以与谷歌合作，通过“谷歌订阅（Subscribe with Google）”功能获得收入，支持优质的新闻报道；谷歌还为新闻机构开发了一个名为 Outline 的开源工具，记者可以接入更安全的网络链接。

谷歌印度从各个城市选出 200 名记者，参加为期 5 天的“训练培训者”的训练营，训练营旨在提高他们的事实核查和培训别人的能力。培训合格的记者将成为培训员，通过半天、一天或两天的工作坊来培训更多的记者。由于印度使用的语种较多，谷歌在英语之外，为培训加入了印地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和坎那达语。2018 年 4 月，谷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开设了训练营，计划在一年内培训 4000 名记者，同时记者可以在线注册谷歌新闻实验室，获得研究、写作、编辑和事实核查方面的培训。此外，谷歌还和世界银行、Code For Africa 合作，在非洲的 12 个城市培训了 6000 名记者。

2019 年 6 月，Google 与首家荣获国际事实查核联盟（FCN）认证的第三方查核组织——中国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在 Google 台北办公室合作举办了为期三天的“Tackling Misinformation 深度事实查核培训营”。此培训营特别邀请国际资深媒体人，向现职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及新闻学界，传授多元的查证方法与技巧，以期继续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媒体环境中落实、推广深度事实核查，共同探讨如何提升数字素养、媒体识读及公民参与。

不难看出，谷歌对新闻记者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且覆盖范围广，所涉及的语种也相对广泛。此举意在世界各国与地区培养更多具有专业素养的记者，一定程度上提高新闻的质量，减少虚假新闻的产生。

其次，自 2018 年起，谷歌等公司频频推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项目。谷歌 2019 年为儿童推出两年的“让互联网变得更棒”（Interland Be Internet Awesome）计划，囊括了 6 项媒介素养活动：认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避免网络钓鱼攻击、验证信息的可信度、评估信息来源、识别在线虚假信息、发现虚假 URL 等。该项目与本国媒介素养教育协会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同时这些课程可供教师和家庭在线使用，并以英语、西班牙语等 8 种语言提供。[7]

针对青少年（中学生、高中生），谷歌与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合作“明智媒体”（MediaWise）项目，旨在增强公民在数字环境下识别“假新闻”的能力。该项目于 2018 年启动，目标是惠及 100 万青少年。通过线上线下授课，向青少年介绍如何识别假新闻的技巧，比如使用反向谷歌图片搜索验证图片来源，使用事实核查网站核查等。同时该项目同青少年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制作教育材料，以帮助更多青少年提高媒介素养。[8] 这些新开展的媒介素养项目主要采用参与式的学习方式，更加注重对检索、利用信息及评价、甄别信息等数字素养能力的培养。

3. 净化网络空间：中国搜索引擎的对比反思

百度搜索引擎是与谷歌处于同一梯队的搜索引擎。谷歌的广告推广机制与百度的竞价排名机制尽管都是类似的模式，不过百度的竞价排名更看重企业客户的付费能力，即无论企业信息真实与否，只要付费足够高，便能给其产品、商品的广告排列在搜索结果最前面。这样排序的后果是引起系列竞价排名的丑闻事件，从 2008 年央视《新闻 30 分》对百度竞价排名黑幕的曝光，到 2011 年《经济与法》的再次曝光，再到 2016 年魏则西事件，以及 2018 年新华社对百度竞价排名问题的再次曝光，竞价排名对虚假广告和信息的助推一再引发舆论关注。2019 年自媒体实验室一篇《搜索引擎百度已死》文章刷屏，指责百度将搜索结果的一半以上导入百度旗下自媒体平台——百家号，这一平台不仅充斥了大量低劣的营销内容，并且助推了阅读量高达几十万的假新闻的传播。[9]

虽然百度同国外搜索引擎一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工巡查方式共同挖掘淫秽色情类、赌博类有害信息，并拒绝违规医疗广告数亿条。还在 2020 年发起了全民参与的度察察自律委员会，通过吸纳社会力量来打击低俗、虚假类信息。但是网民举报违规信息的数量较为有限。[10] 与谷歌相比，百度处理的假新闻只是虚假信息或广告中的一小部分，更多针对的是低俗类内容和广告内容的治理，其在假新闻方面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在互联网网页中，优质网页只占 7.4%，而质量差的网站占 21%。[11]

在中国，专门进行假新闻的辟谣方包括了新华社、澎湃新闻等专业新闻机构以及权威调查和发布的政府相

关部门，少部分新闻依靠网民的质疑与自发调查，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这些辟谣只是针对某一条假新闻的及时修正，并没有产生集数据库、查询、平台联动为一体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发展渐趋成熟的社交媒体平台、自媒体账号、商业媒体等不断介入假新闻的制作与生产，这些链接通过搜索引擎，产生了以点击量为驱动的信息流动。[12] 仅仅依靠媒体组织和政府部门远远不够，搜索引擎理应成为假新闻治理的重要力量。

打击假新闻的关键难点在于平台的商业模式与假新闻治理有相悖性。广告商业模式本质上就是通过刺激诱人的内容来延长用户在平台上的时间并鼓励用户参与，迎合用户喜好。换言之，平台依据算法逻辑针对不同用户发送定向广告或假信息，触发用户点击，从而获得收益，而假新闻的泛滥正是源于平台的“点击经济”。低质量的虚假新闻内容在短时间内能为平台收获虚假繁荣，因此很难被替代。国外搜索引擎推出的“阻碍假新闻经济激励”的措施以禁止假新闻网站使用广告服务、注销虚假账号等断绝假新闻财路的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它以牺牲平台经济为代价，另一方面，虚拟网站可改头换面重返平台，其背后强大的产业链也将置假新闻于“割一茬长一茬”的治理困境。从长远来看，获取受众的信任才是网络平台公司的发展之道，持续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关键在于相互间的信任，而非夺人眼球的信息。[13] 中国的搜索引擎需要优化算法排名技术、加大事实核查、与媒体合作建立事实核查机制，为公众构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结语

优质的新闻能为搜索引擎的用户带来高质量的服务。搜索引擎加入假新闻的治理，降低假新闻的传播，社会信任才能得以重建。媒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后真相时代欧美各国出招，真假新闻攻防战永无休止．[EB/OL]. 新华网，2017-0216. 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2/16/c_136060574.htm.

[2] 邵国松．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美国总统竞选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5）：83-93.

[3] 张超．社交平台假新闻的算法治理：逻辑、局限与协同治理模式 [J]. 新闻界，2019（11）：19-28+99.

[4] Alexhern. Google acts against fake news on search engine[EB/OL]. （2017-04-25）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apr/25/google-launches-major-offensive-against-fake-news.

[5] Alexios Mantzarlis. COVID-19： $6.5 million to help fight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EB/OL]. （2020-04-02）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google-news-initiative/covid-19-65-million-help-fight-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6] 张开．从草根运动到政策推动——全球媒介素养教育正走向理性化的发展道路 [J]. 现代远距离教育，2012（04）：38-46.

[7] Beth Staats. Interland： Google’s media literacy program teaches kids about digital safety[EB/OL].（2019-06-27）https：//www.minitex.umn.edu/news/2020-07/interland-googles-media-literacy-program-teaches-kids-about-digital-safety..

[8] Kerry Flynn. How Google-backed MediaWise is teaching teens media literacy[EB/OL]. （2019-01-07）[https：//digiday.com/media/google-backed-mediawise-teaching-teens-media-literacy/.

[9] 方可成．搜索引擎百度已死 [EB/OL]. （2019-01-24）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97939..

[10] 南方都市报．百度成立度察察委员会，与社会各界合作共同打击网络不良信息 [EB/OL]. （2020-11-30）https：//www.sohu.com/a/435315389_161795.

[11] 百度．百度搜索引擎网页质量白皮书 [EB/OL].（2019-09-18）https：//ziyuan.baidu.com/college/articleinfo?id=1337&page=3.

[12] 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张恬，陈斌 .2019 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 [J]. 新闻记者，2020（1）：22-33.

[13] 张璁．假新闻为何会定期重生——世界互联网大会采访札记之二 [EB/OL]. 人民日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207/c1003-28931860.html. 2016-12-07.

作者简介：崔芯苑（1999-），女，重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传播学专业，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胡怡荃（2000—），女，浙江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传播学专业，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付玉（1991-），女，河南信阳，讲师，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方向：媒介技术学、媒介素养。

（责任编辑：李净）